

人生

人之一生，有三種大病，食癡。這種大病，就是煩惱。煩惱名目太多，要佔整個人生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俗說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知在人生的一生中，既然十件事倒有八九件不如意，那末，這種不如意當然就是煩惱了；至少却引起煩惱的可能性。

佛學上的專門名辭，稱食癡謂之「根本煩惱」。這被稱為根本煩惱的食癡，又叫做「三毒」，就是說三種煩惱能毒害人的本性。說得徹底點，就是說一個人如果為這三毒所困或所迷，就能夠從小至引生煩惱，大至傷害壽命乃至可以失去人性。試看每一次戰爭中所演出的殘酷戰況，傷害了不可計數的壽命，而在主動的方面那種瘋狂的態勢，簡直失去了人性，絕不是人類文明所應有的場面！

沒有事實，不能證明佛教學理每一個真理的圓滿究竟的價值！譬如說吧，佛教講人生問題，根本上就講的食癡。佛經上說的食癡，是每個人從無始以來埋伏下的「禍根」，特別名辭叫「業種」。所以，佛教主張人生要懺悔，有一經偈這樣說：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懺悔。

如其有人不信這個真理，請觀一個年齡極小的孩子，因為「花生米不滿足」，就哭鬧得不得罷休，小弟妹分糖果不均，一言不合時，也相爭相吵，甚至打得口破血流。花生米不滿足，就是「食」。相爭相吵乃至相打，就是「癡」。還有許多愚癡的舉動，就是「癡」。

由于食，於是貪穿、貪吃、貪財、貪名、貪色慾、貪虛榮，乃至貪官之一切欲望，一貪再貪，貪之無厭，所謂「欲壑難填」，永久也不能滿足。所以我國哲學家主張「少欲」「知足」，佛教尤其徹底認為要「不貪」。

由于癡，於是「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小至父子如仇，兄弟鬩牆，大至中外古今所有一切禍亂，最初皆是由于一個人的瞋心所起，以至不可收拾，甚且火其廬食其肉亡其國滅其種；而結果此仇彼報，彼仇此報，循環相因，永無休止。人與人之間毫無相愛相親的感性可言，見面好像都成了萬年仇敵，百世冤家；人間沒有了純潔的友愛，也沒有了真誠的親善。我國儒家所以要講仁義，佛教所以極端主張慈悲喜捨，教人「不瞋」。

由于貪瞋不
已，因而人們發
生造作出種種的
惡業來了。明知
是愚癡，小兒玩火，本來是愚癡，可是大人們有些愚癡的舉動比起小兒玩火來猶如愚癡得可憐！愚癡的人，你要他「不癡」，比登天還難。

人生的三大病

隨緣

其惡，又不肯去
惡向善，這是什
麼原故呢？這就
叫做癡。癡，就

上面說的貪與瞋，既然貪是不善，瞋是不善，明知故犯的人實在太多，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愚癡之所以為愚癡者，即在此等處。甲國的物資不足，把資源的念頭轉到乙國去；乙國要養活自己國家人民，而不惜去搶奪丙國人民的麵包，這都是「貪」的舉動！自從倡說「進化論」以至迷信「唯物史觀」的人們，他們都以為聰明，一般人還以為了不起，其實，以佛學的眼光看法，那些人簡直是「愚癡眾生」。其不知那種學說皆是增長人們貪瞋癡的毒藥！

世間上凡有一種病，總有一種對治的藥；無論什麼不良的事，也該有一種對治它的方法。佛教認為貪、瞋、癡三種煩惱，這三種大病，是生向上向善的最大障礙！於是主張人生要做一個好人——能為人類謀幸福的人，應該要不貪、不瞋、不癡。對貪瞋癡三大病，要斷除它！要降伏它！要遠離它！

佛教中對斷除這三大病的藥方，是這樣寫的：

布施度貪欲！

忍辱度瞋恚！

智慧度愚癡！

我們知道惟有布施才能去貪，惟有忍辱才能去瞋，但是要實行布施要切實忍辱，還得需要高度覺悟的智慧。德國民族送命在希特勒的貪欲的魔手裏，裕仁行忍辱——挽救了大和民族貪欲與瞋恚中的殘敗命運，但是，這種羅斯福式的布施——慘不忍聞（原子彈）的布施以及裕仁的忍辱——張顏冷笑的忍辱，都不是全世界人類應做標準的！這不是佛說的布施忍辱的真實義！

我們不懂現在最時髦的唯物史觀辯證法，但我們深信現在國際舞臺上的主角兒正為滿足他們的貪欲和發洩他們的瞋恚，又預備全武行演出一次，根本就沒有以全世界人類永久和平安居樂業為對象的人物！這世界實在是可悲的！

佛教的主義為的「利益一切眾生，安樂一切世間」，這種偉大的悲願，除去釋迦牟尼佛及其教義以外，我們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偉大的覺悟者和什麼學說，能夠治癒人類的三大病！

人的世界，為什麼要學強要弱肉強食，離開人類的文明回歸到原始時代？為什麼大家以貪瞋癡來相互欺迫、殘害、廝殺、鬭爭？我要為大家懺悔世間種種的惡業！

我們常常這樣的想：世間上無論那種主義產生，必定都有它的背景和動機。為甚麼會產生這個主義？這個主義於我們人類又有甚麼利益？又如何才能發展主義的精神？每個主義差不多都是這樣，佛教又何獨不然。

第一：佛教產生的動機

佛教產生印度，這誰都知道的；然而印度為甚麼又會產生佛教呢？這又不得不省察當時印度社會的背景。在亞洲方面，印度的版圖除了我國，可算首屈一指了！印度也是世界文化的古國，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物產，氣候的溫和，人民富於幽默思想。所以在未有佛教以前，印度人民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富有宗教信仰。其哲學思想至數十種，可見印度是一個幽默思想發達的國家。

佛 教 的 意 義

航 慈

當時印度有一種婆羅門教是最興盛；他說：婆羅門族是從大梵天王頂上生的，一班王族是兩肩所生，農工商賈是從膝而生，還有一種更下的奴隸性，那是從足板下生的。這樣不合理說法，當然提高婆羅門教及王種的階級，藉資壓迫那種奴隸性的人民，這要算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制度。

釋迦牟尼，本來是生在王族之家，生活富裕，當然不消說得的；然而有一天他遊觀田野，看見農夫犁田，將許多虫類犁出了，有許多鳥雀去啄食，目睹這種害他自殘忍的現象，不禁悲從中來！又有幾次出門，看見老的人，病的人，死的人，它以為這種痛苦，雖富比王侯，也是難免的！何況為一塊地盤，而去相爭相殺，那更是無價值了！

於是釋迦牟尼，為要解放不平等的制度。要解脫生老病死種種的痛苦，所以決心離開了王宮的快樂，而跑到深山野外去參究解脫「人生」痛苦的真理，最後以至成佛。所以要答覆那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當時印度這許多背景和原因，才產生這偉大的佛教。

第二：佛教對於人類的貢獻

佛教對於我們人類又有甚麼利益呢？那先要問一問人類有甚麼痛苦？人類的痛苦綜括起來說，不出兩點：一是戰爭的痛苦，二是身體的痛苦，要知戰爭痛苦的原因，又不得不出一個「私我」！因為要養活自己的我，所以不得不損害他人的我；因為要保護自己家庭的，又不得不損害他人家庭的；因為要擴大自己國家的，又不得不侵略他人國家的；因此彼此相爭，家與家爭，國與國爭，究竟為何事？為來為去，無非為了這一個「私我」啊！

佛教對於人類有甚麼利益？就是要對治這個「私我」，而提倡「無我」，假定全人類每個人都能明了無我的「真理」，試問：這世界還有甚麼戰爭呢？所以免除了世界的戰爭，非是大家明了佛教「無我」的真理不可。

說到身體上的痛苦，不出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冤憎會苦，求不得苦，天災人禍的苦，這許多痛苦，都是因為有這「身體」在，所以佛經上說：「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身為眾苦之本」。如果沒有這「身體」的話，那老病死等又從何起呢？但此身又從何來？照佛法講，是由各人自己所造的業來，假定人不造業，當然也就不會來投生，那里還有甚麼苦能加在我們身體上呢？要明白佛教對於人類有甚麼利益？就是教我們依佛的教訓不去造業，就能拔除人根本上的痛苦啊！

苦啊！

第三：如何才能發展佛教救世的精神

是的。佛教對於人類有這樣大的利益，然而又要用甚麼方法去發展佛教而利益人羣呢？那就要看我們佛教信徒如何努力？首先要建設人生佛教，怎樣建設人生佛教呢？一教育，二文化，三慈善。教育是啟發人生智慧的，使各人對佛教有根本認識。

文化，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的寶典，一一用通俗的文字寫出來，將佛經上許多道理，深入民間去，使全人類得到法水的潤澤，人民既了解佛教的真理，而自然會生起信仰來！

慈善，是要使社會上一般向來誤會佛教的人而生信仰，因為一班人常說：佛教雖然是好，然而總沒有為社會做事。是了，是消極的，是與人生沒有關係的。而真要做到慈悲的話，是要有「人生」的現實——辦學校，辦醫院，辦種種慈善的事業，才能名符其實！希望今後我們佛教信徒每個人都本着這三條大路——教育、文化、慈善——為出發點，向前努力。同時，本着我們佛陀慈悲，無我的精神，去為人生努力！

本 期 要 目

隨緣	人生的三大病
慈航	佛教的意義
東初	關於佛陀生滅紀年之考證
圓明	人生真諦
孫清揚	我為什麼要信佛
培德	從善惡業果來談人生
航德	佛教與人生
編者	編後記

關於佛陀生滅紀年之考證

東初

一、佛陀生滅之年代及諸家之異說

佛陀生滅之年代，中國西藏錫蘭緬甸及泰西各國史學記載，各有其說，最古者謂西元前二四二二年，最近者謂西元前三三三年。此其間竟相差二千餘年，豈不驚人！異說紛歧多至六七種。遠使後之讀史者對於佛陀生滅之年代無所適從，近來泰西學者根據亞歷山大東征印度之史實，確定阿育王出世之年代，此為印度史上一道之光明，由此可審其前後之事實矣。佛陀為佛教之開祖，歷史中心之人物，吾佛教徒對於教主生滅之年代，應有一確定不移之認識。今就各說中較有根據者作一考證。

(一)生於一〇二三年，此依周書異記摩騰等說，佛陀於周昭王甲寅降生西元前一〇二七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九五二）壬申歲二月八日入滅，是則今年（一九四九年）為佛誕二九七六年。

(二)生於六二三年，此依西藏錫蘭及佛陀伽耶碑等說，佛誕紀元前六二三年，是則今（一九四九）為佛誕二五七二年。

(三)生於五六五年，此依宋聖賢記及緬甸佛傳錫蘭等說，佛誕紀元前五六五年，是則今年（一九四九）為佛誕二五一四年。

以上三種紀年，為中國日本錫蘭安南緬甸等地佛教徒之見解。孰為正確，非待縝密考證不可。代表此三種見解之人物，一為唐之道宣法琳等，二為太虛大師呂澂等，三為日本高楠順次郎博士等。惟第一說，東西史學家固多對之發生懷疑，以其所根據之理由與佛教傳承之史實殊欠吻合，不足信任。由彼此相較核之結果，第一說與第二說，竟相差四百年。第一說與第三說，則相差四百〇六年，以一事實在時間上絕無相差多至四百餘年之理由，故第一說已不復為研究佛教史者所錄用。今吾人所當研究者，乃第二與第三兩說。然此二者亦復相差五十六年，是非之爭猶未能免，故日本高楠博士所推定之佛誕紀年，雖得少數學者之信用，而日本國內佛教徒若真宗日蓮宗等仍竭力反對之。我國佛教徒對佛誕紀年之問題，縱經太虛大師確定於前，然佛教徒各人之意見終難統一。由此可知佛誕紀年尚有待於考證。況世界佛教界異說更為複雜乎。雖然，豈佛陀生滅之年代果不能獲一相當之結論耶？吾人果欲解決此數千年來之懸案，但以漢譯一切經論記述似不足以取決。必須於巴利文中尋求原始佛教之史實及與佛陀關係較遍國王之傳記，然後吾人始能對此問題得一正確之解答也。特按各根據，分別考證於後。

二、以阿闍世王，阿育王為根據

佛陀降生於印度，講學於印度，故欲知佛陀生滅之年代，苟於印度歷代王朝傳承次第中求其與佛陀有關係之國王統治之年代，定能探得底蘊。求其與佛陀關係較適之印度諸國王，在歷史上顯赫赫威名而與佛陀同時或前後附有聯帶關係之國王，莫過於分佛舍利之阿闍世王及造八萬四千舍利塔之阿育王，然則阿闍世王為何時人？在位又幾年。其與佛陀有何關係，必要解決此等問題方能獲知佛陀生滅確實之年代。關於阿闍世王與佛陀之關係，在漢譯阿育王傳，付法藏因緣經，佛國記等所載，謂迦葉尊者及阿難尊者將涅槃前，均曾親到阿闍世王宮中辭行。而當阿難尊者之辭行甫畢時，王為大恫，即引兵向吠舍釐，與該國王交戰，以爭取阿難尊者之舍利。由此觀之，則阿闍世王統治之年代當甚久，因佛、迦葉、阿難三人之入滅皆在其統治時代中。且以佛陀曾告耆域之「設我泥洹後，當供養我舍利」一語推之，則佛入滅之年代，當在彼獄父自立為王後之數年間。

至於佛陀入滅之年果在阿闍世王之第幾年？吾人於此僅能獲一線索。如欲解答整個問題，應先明瞭印度歷代王朝次第之歷史，茲將南傳大藏經「錫蘭之佛教」中關於記述印度國王繼承次第史料者，擇譯如次：「正等覺者般入涅槃後，阿闍世王執政二十四年，修陀耶跋陀羅王十六年，阿育王二十八年，阿育王之十王子共有王位二十二年，其後九人難陀王二十二年，旃陀掘多二十四年，賓頭沙羅王二十八年，其後阿育王登位，其即位灌頂前空四年，從即位灌頂當十八年，摩西陀大德來至此島，如是王朝次第應可知。」如是正等覺者般入涅槃第二三三六六年於此島樹立佛法。」

從上可知佛般涅槃後阿闍世王猶有王位二十四年，然則佛陀在阿闍世王登位後第幾年涅槃耶？「錫蘭之佛教」載：「阿闍世王之第八年，正等覺者般入涅槃。」

此文明白指出正等覺者於阿闍世王之第八年般入涅槃。誠為研究佛傳者不可多得之珍貴史料，若是阿闍世王在位又共若干年耶？大史謂阿闍世王在位三十二年。

吾人即此可以確定佛滅度之年，為阿闍世王之第九年，至阿育王即位第十八年後滿有二百三十六年，正是摩西陀大德往獅子洲建立佛法之年，此說與漢譯普見律毘婆沙所謂阿育王自拜為王，時佛涅槃已足二百十八年

也，又曰：「爾時諸大德到獅子洲中已，摩晒陀為上座，時佛涅槃已二百三十六歲，佛經流通至獅子洲。」及佛滅後至阿育王之即位前已足二百十八年，鳥史謂：阿育王在位已十八年摩晒陀到獅子洲，凡此種種史實，皆可推定滅度與阿闍世王及阿育王之關係。

若論阿育王出世之年代，有南北兩傳，北傳諸經論。若異部宗輪論，大莊嚴論，大智度論等，皆謂百年或百餘年。南傳諸經論若大史等，皆為二百十八年，二者相差百年，今欲確定其出世之年代。當參閱一切善見律注序「阿育王之歸佛」一節，茲譯之如次：「爾時賓頭沙羅王有一百王子，阿育王除已與同母弟王子，則殺害一切王子。從殺害之四年間起，僅即位執行政治而未受灌頂，逾四年而於如來般涅槃之第二百十八年，始受灌頂，統一全閼浮提。」此與漢譯善見律所說佛滅二百十八年阿育王登位之說，相符一致。

因此吾人可斷定北傳所謂佛滅後百年或百餘年，阿育王出世之說，可謂確實之史實乎，爰將摩揭陀國國王傳承次第併列於後。

一代阿闍世王	在位二四年	佛滅後之滿年	一一二四年
二代鬱陀耶跋陀羅	在位一六年	同	二五—四〇年
三代阿闍世王及閼闍王	在位八 年	同	四—一四八年
四代那迦達婆迦王	在位二四年	同	四九—七二年
五代修那迦王	在位一八年	同	七三—九〇年
六代阿育王	在位二八年	同	九一—一一八年
七代阿育王之子十人	在位二二年	同	一一九—一四〇年
八代九難陀	在位二二年	同	一四—一六二年
九代旃陀羅多	在位二四年	同	一六三—一八六年
十代賓頭婆羅	在位二八年	同	一八七—二一四年
阿育王即位前	空位 四年	同	二一五—二二八年
十一代阿育王即位	在位一八年	同	二二九—二三六年

由上表觀之，從阿闍世王之第九年至阿育王之足第十八年，其年代所得總數為二百三十六年，足證善見律所謂佛涅槃已足二百三十六歲，佛法流通至獅子洲。及阿育王在位已十八年，摩晒陀到獅子洲諸語之不虛。北傳諸經論所謂佛滅後百年或百餘年之阿育王即位說，或將第六代之阿育王與第十一代之阿育王混而為一，致有佛滅後百年或百餘年阿育王登位之誤會。且漢譯阿育王傳僅敘述歷代國王傳承次第，未能將各王朝在位年代明白列出，徒憑百年或百餘年數字以核奪歷史上偉大之事實，此所以研究史學者不敢苟取也。至就律部異世，五師說五師最後為優婆塞，受達磨阿育王之皈依。此於付法藏因緣經及阿育王傳中尊者讚阿闍世之贊詞，可知優婆塞多必與阿育王為同時之人。則優婆塞多必在佛滅後二百餘年，

絕無百年之說。又善見律毘婆沙所見律部之五師其第五師，目捷連子帝須，生於佛滅二百十八年，固在阿育王之時代。且為阿育王子摩晒陀皈依之老師。為樹佛法於錫蘭之導師也。故北傳佛滅百年或百餘年為阿育王出世之說非正確史實可斷也。

三、以摩晒陀大德為根據

善見律毘婆沙及其他南方所傳經論，均謂有二阿育王，此殆早為吾人所承認，蓋達摩阿育王於佛法有偉大事業三：一建設八萬四千寺塔，二行三藏之合誦，三派遣九師分向國內外傳教。此為佛教向外發展之鐵證。九師中摩晒陀派往獅子洲，此為佛法傳入錫蘭之因緣。今欲明悉摩晒陀如何將佛法傳入錫蘭島之情形，必須於錫蘭島中求之。按「島王統史」謂：佛滅二百零四年阿育王生摩晒陀大德，摩晒陀十歲時，父王（阿育）殺害兄弟統治閼浮提，閼四年阿育王殺害兄弟百人。單獨繼承王位，摩晒陀十四歲受灌頂。阿育王之第六年，摩晒陀依目捷連子出家受具足戒私時摩晒陀足二十歲，其妹僧伽密多十八歲亦出家學佛。如此，摩晒陀幾歲受父王命往錫蘭傳教耶，此甚明顯。由阿育王之第六年，摩晒陀已足二十歲，太史謂阿育王在位已十八年佛法流通獅子洲。則當摩晒陀三十二歲往獅子洲，其妹小二歲當為三十歲，故摩晒陀三十二歲時往獅子洲樹立佛法也明矣。然又當獅子洲國王何人之時代耶，考諸島王統史所載，謂錫蘭島第一代國王為毘闍耶王，第六代王為天愛帝須，當天愛帝須即位不久，摩晒陀大德即來此島傳教。此為摩晒陀至獅子洲之史實。然欲知其中詳情並關於錫蘭島五王傳承之次第如何，還應將錫蘭之佛教及島王統史錫蘭五王傳承之年代。擇譯證明如次。

錫蘭之佛教載：「阿闍世王之第八年，正等覺者般入涅槃，其年獅子童子於彼島最初為王，毘闍耶童子往此島作人間之止住處竟，爾時閼浮提鬱陀耶跋陀羅之第十四年，毘舍耶在此命終，鬱陀耶跋陀羅之十五年，有名半頭婆修婆者於此島登位。彼所（指印度本土）那迦達婆迦王之第二年，半頭婆修婆在位三十年於此命終。其王子名阿婆耶於此島登位，彼所修修那迦王之第十七年。此阿婆耶王即位足達二十年，阿婆耶王之第二年，波君茶迦婆耶名華鬘師奪王位，彼所迦羅育王育第十六年，此波君

極樂殯儀館

臺北唯一經濟火葬，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巷四號

茶迦婆耶在位足達十七年。其後復過一年為十八年。彼所旃陀掘多之第十四年，波君茶迦婆耶王於此命終。聞茶私婆却位，爾時阿育王之第十七年，聞茶私婆王於此命終，天愛帝須即位。

徵上云云：吾人可以窺見錫蘭五王之系統，至若各王朝統治年代之多寡，在五王中僅昭示二、三、四，各王朝統治之年代，其首尾王朝統治之年代，未能明白指出，故不能獲一正確之結論，遂不得不轉向島王統治史中尋求也。

島王統治史乃專記載島上各王朝歷史之傳統，故衡諸錫蘭之佛教所載較為詳細，其於釋尊法系及生滅之年代皆有明晰之記載，因篇幅關係不能將原文完全譯出。祇得作部分之記錄，島史謂：發光正等覺者之般入涅槃後，毘闍耶由印度大陸來至島上登王位，在島上統治三十八年，毘闍耶崩後，其王位由第二代半頭婆修婆繼承統治足達三十年，於毘闍耶及半頭婆修婆兩王繼承之間曾隔一年無君主。半頭婆修婆崩後由其子阿婆耶繼承父王位統治三十年。在阿婆耶之第二十年，有名波君茶迦婆為盜賊，經十七年，殺害母方及叔父等七人。此十七年中無人主持王位。最後勝利為波君茶迦婆所得，於阿婆羅富羅城，即位受灌頂，安定島上，全國服從。統治島上足達七十年。其子聞茶私婆繼之，在位六十年，在阿育王灌頂之第十七年聞茶私婆崩。乃由天愛帝須即位，天愛帝須即位不久，摩西大德即來此島樹立佛法。是年為佛滅後第二百三十七年。茲將錫蘭五王之代併列於後：

一代毘闍耶	在位三十八年	佛入滅年	一	三十八年
虛君	空位一年	同	三十九	
二代半頭婆修婆	在位三〇年	同	四〇	七十九年
三代阿婆耶	在位二〇年	同	八〇	九十九年
虛君	空位一七年	同	一〇〇	一六六年
四代波君茶迦	在位七〇年	同	一七	一八六年
五代聞茶私婆	在位六〇年	同	一八三	二二六六年

由毘闍耶第一年起至第五王聞茶私婆第六十年止，所得總數為二百三十六年，在此王後約六其子天愛帝須行第二次加冕禮，未幾摩西陀大德來至錫蘭，其年為佛入滅第二百三十七年，此與善見律所傳，佛涅槃已二百四十六歲佛法流通至獅子洲對照一年不差，此與諸王傳承詳細史實，請參閱島王統史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於其中所得之年代總數必能更信無疑矣。

四、以旃陀掘多為根據

吾人於上文既獲得兩種比較準確之考證，(一)是佛滅後足二百一十八年的阿育王初登位之年，及彼登位已足十八年為佛滅後足二百三十六年

(二)是由毘闍耶王之第一年起至第五王聞茶私婆第六十年止，所得總數足二百三十六年。為摩西陀大德往錫蘭島樹立佛法之年。此兩種考證已成為吾人研究佛陀生滅紀年之基礎。今為欲更進一步求解決，即於阿育王初登位之年為西元前第幾年之問題，一經解決，則吾人藉此佛誕紀年之問題自然隨之解決矣。

吾人咸知旃陀掘多是阿育王之祖父，是賓頭沙羅之父，是建立孔雀王朝之第一代王。是驅逐西方希臘巴比倫波斯等國統一印度之英主。然其在何時建立孔雀王朝及何時登位，關於此等問題亦有諸多之證明。

(一)據威爾斯世界史綱要：當亞歷山大軍隊進駐印度河時，旃陀掘多獻平定恆河流域計劃，不意馬其頓人方欲退去，計不售。遁入西北諸族中。及亞歷山大既去，得西北諸族之助，乃據旁遮普驅逐馬其頓官吏。遂定恆河流域建立大帝國於北印度。此為西元前三二一年，亦即其登位之年。

(二)世界大事表亦謂：周顯王四九年，西元前三二一年，印度摩揭陀國亡，旃陀掘王立孔雀王朝。

(三)西史謂其登位之年為西元前三二一年。

(四)印度古代史及「阿輸迦王」之作者 Asmita 謂旃陀掘多王之即位亦為西元前三二一年，其子賓頭沙羅王登位為印度王在西元前二九七年，日本望月氏佛敎大事年表雖亦承認其在二九七年登位之一說，但其意則取二九九年為標準。

(五)西史謂亞歷山大還軍後不滿四年，旃陀掘多王遂自立為王。其即位之年為西元前三二一年。Asmita 所製大事表謂三二五年，旃陀掘多遇見亞歷山大王。同年亞歷山大死於巴比倫，(史綱亦謂三二五年亞歷山大死)三二三年旃陀掘多指導下。印度省治革命，三二一年旃陀掘多即位為印度王。(史綱亦謂西元前三二二年為其登位之年)關於旃陀掘多遇見亞歷山大之史實。望月氏謂在三二六年歷史上二大英雄會見，故與吾人所引據者僅相差一年，而望月氏謂旃陀掘多即位之年在三二三年，又與吾人所引者相差二年，恐望月氏以旃陀掘多與治革命之年(三二三年)為即位之年，是以有此相差也。

如是，旃陀掘多即位之年，可由世界史上重要之史料確定為西元前三二一年，此為東西史學家所公認無疑之標準，今由其子賓頭沙羅王即位之年(西元前一九七年)推起在位二十四年，與善見律及島史等所載均為一致，吾人對此世界史料中決定之事實，足以深信無疑。再由摩揭陀國歷代國王繼承年代推之，旃陀掘多即位之年，即佛滅足一六二年。(望月氏大事年表謂一六〇年)由一六二年再加西元前三二一年則為四八三年，此四八三年即佛滅度之年代，四八三年由再加佛壽八〇，則得數為五六三年，故

知佛誕生之年為西元前五六三年。

吾人根據旃陀多即位年代（西元前三二一年）為準則可推究阿育王即位之年為西元前第幾年？島史謂旃陀多在位二十四年，賓頭沙羅在位二十八年。阿育王未即位前空四年，如是旃陀多在位三二一年中除去本人二三年，賓頭沙羅二八年，虛君四年。共除五五年，所剩數為二六五年，此二六五年即阿育王即位之年，大事年表謂阿育王即位在三二八年。此與史綱所載二六四年為其即位之年，僅相差一年也。然則又當佛滅後第幾年耶？則可從旃陀多即位之前佛滅後滿一六二年再加五十六年，則得數為二一八年，此與善見律所謂佛滅後滿二百一十八年，阿育王初登位之年相吻合。是則佛滅足二一八年為西元前二六五年，此年即阿育王登位之年，再將二一八年加二六五年，即得數為四八三年，是西元前四八三為佛入滅之年，由四八三再加佛壽八〇，則得數為五六三年，是佛誕之年為西元前五六三年。

再由阿育王即位之年（西元前二六五年）來推摩訶陀大德往獅子洲是西元前第幾年？佛滅後足二一八年為西元前二六五年，即於二六五年中除去一八年，則所得數為二四七年，是則摩訶陀大德往獅子洲為西元前二四七年。（望月氏謂二五四年四月十五日摩訶陀等入錫蘭）為佛滅後足二百三十六歲。今將二三六再加二四七年，則得數為四八三年，是西元前四八三年為佛入滅之年，由四八三再加佛壽八〇，則得數為五六三年。是佛降誕之年為西元前五六三年。絕非偶然。今年（民國三十八年）為西歷一九四九年，再加五三三則得數為二五二二年，如是。

- （一）以旃陀多即位 一六二——三二一
 - （二）以阿育王即位 二一八——二六五
 - （三）以摩訶陀往獅子洲 二三六——二四七
- 則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為佛誕二五二二年。

五、結 論

由上種種推究所得之結論，吾人對佛陀生滅之年代，為西元前五六三年確信無疑，然則吾人對南傳佛教何以深信若是耶？

（一）錫蘭之佛教，乃由印度直接傳入，且為原始佛教之精髓；自始至終未曾間斷。而阿育王及摩訶陀為傳佛教於錫蘭之功臣，其經過史蹟一一詳載島史及阿育王摩崖法勅記，其中諸王與佛陀前後之關係均有明確之記載可考。經此證實後，北傳阿育王出世之年代為佛滅後百餘年之說，更不能引起吾人之信心，此所以東西洋史學家公認之也。

（二）印度第二期之佛法經西域諸國展轉傳入中國日本，所傳之佛法既不若錫蘭為直接傳入之嫡系，又為第二百五百年之大乘佛法。故漢譯阿育王傳，兼聖點記，大莊嚴經論，大智度論等雖為華文研究佛陀紀年之依據。然阿育王傳於摩揭陀國諸王傳承年代之記載，迴不及島史詳顯多矣，於中數

王不過記其名稱而已。衆聖點記，善見律雖來自印度小乘二十部中，毫無德部與有部，然此諸部均導源於阿育王派遣九師於國內外傳教之結果，純係分裂後之派別。其所傳史實難免無以己意為之是處，於此吾人更信南傳大史等史料之正確。衆聖點記所載雖近於南傳諸經論然為漢文絕無僅有之憑證。望月氏之佛教大事年表，所決定佛陀之紀年即以衆聖點記為唯一之根據也。

（三）印度之第三期大乘佛法，咸傳入於西藏，故今日西藏之佛法雖曰顯密俱備大小兼有，若就佛教史蹟言之。不惟與中國佛法相距甚遠，其離錫蘭島之原始佛教更相懸殊。是以吾人今日主張，論佛法教理行果圓滿，當推中國與西藏。而關於佛史記載之準確，則取錫蘭島史大史等。今吾人所考證佛陀生滅之年代，當以巴利文一切記載為準則，決非僅憑中國西藏一二經論之記述所可取決也。

（四）亞歷山大東征印度為二千二百年以前世界史上之一重要之史蹟，此亞歷山大東征為世界史學家所公認者，吾人即此世界重要史蹟中推究所得之結論。不容稍寬懷疑當深信旃陀多即位必為三二一年。況此亦望月氏所承認之一說，蓋善見律昆婆沙謂佛滅足二百一十八年為阿育王即位之年，及足二百三十六年為摩訶陀往錫蘭島樹立佛法之年，均經望月氏所承認，其與吾人相若者厥為西元前之問題，非根本之不同，乃枝末之分歧也。吾人於此猶有兩大希望焉，一希望佛教徒對釋尊紀年問題捨棄人我之主見，不以一經一論之傳記憑證，必需參合東西史學家所公認之標準，求確實之決定，是為學者應有之態度，二希望佛教徒對佛陀生滅之年代應有統一之認識。故鄙意主張先由東亞各關係佛教國家舉行會議式決定之，再待世界佛教國家一致推行。區區鄙意，是所望我佛教同胞共同表決者。佛曆二五二二年四月

佛曆紀元之說。過去固無根據。近人亦莫能準於一。焦山東初法師依南傳統史。考定佛曆。其歷史性較為實在。雖未為法門定讞。如欲運用者。採此當較為適宜。芝峯識

釋迦應化降生年代。我佛教徒用為佛歷紀元。然以我國向用年數（今年為二九七六年。）不俱較之日本西藏錫蘭所用。竟相差四百餘年之多。即我國費長房據衆聖點記所考。亦復如是。致令應用佛歷無所率從。引為憾事。嘗擬考證確定而未之能。今讀東初法師依據南傳統史定今年為二五二二年。全據史實。不勝歡躍讚善。今而後我佛教徒應用佛歷。其有所率從乎。幸注意焉。范寄東謹誌

人生七十古來稀，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僅有五十年；猶有一半在夜裏過了，算來祇有二十五年，又受盡多少風霜煩惱！

唐伯虎語

人生真諦

·明 圓·

我們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普通人只知道穿衣、吃飯，做一點工作而已。假使知識程度較高一點的人，便會要問到：我們為什麼要穿衣、吃飯，要工作呢？在這裏頭，便蘊藏著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生真諦的存在。不過談到這人生的問題，却不是一件容易簡單的事：因為整個人類歷史，都是以人生為主所寫成的。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由於人們對於人生真諦所了解的程度淺深不同所造成。本人因為這個問題實在太重大了，所以才不揣固陋，各略來談談人生問題。一方面想把自己對於這問題的一知半解，就正於有識之士，一方面也可以引起一向對於這問題沒有注意的人們，使得能注意，共同來研究。

人生真諦

的略釋

所謂人生問題，「人生」二字，簡單就是我們人類生活或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諦是諦理，真諦就是真理。大略上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我們號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當然有我們應如何生存或生活的真理。只是我們沒有能認識它之先，不能運用。形成了與它背道而馳，徒勞無益，甚而反受其累。這就等於我們不能明瞭舟車的原理，要到大陸上去行舟，海洋裡去駛車的一樣。反過來，要是我們明瞭了這舟車的原理，去舟馳海洋，車行大陸，那當然是不難行其所行，而可以達到我們所要達的目的了。所以我們勢必能認識人生的真諦之後，才能行我們的所行，而達到正確的人生的目的。實言之，也就是要達到人生一切生存或生活觀念上的合理化的生活。也就是明瞭了我們應如何生存或生活

在這個世界上的方法和觀念。

人生的

由來

我們要明瞭應如何生存或生活的方法和觀念，這和明瞭花草喜歡乾燥溫濕的性質是一樣。所以我們要明瞭應如何生存或生活的方法和觀念，首先也須有要考查我們人生之由來的必要。我們人生由何而來？這是學世皆曉得的為父母所生。其實這乃是膚淺不過的認識。若真正的說，父母不過是許多助緣中的一種。好像禾稼，農夫不過是助苗之長的一份子。除此助苗之長的農夫一份子以外，並不是沒有穀種的存在。然而我們人生的種子又是什麼？這在近代科學家有一種精確之說。現在不論他們的精確說法是怎樣，終歸這精確是一種小動物，是一種人體的雛形，不可以說它是種子。這理由與不可以說禾稼之芽就是禾稼之莖的種子是一樣。因為這種理由雖不完全，但也不過是近似，很明顯。所以我們得武斷的在精確之外，說另有一種人生種子的存在。

人生的

種子

那末，這樣說來，我們人生的種子，究竟是什麼呢？佛經中有說到，說是有中陰身。中陰的意義，是說我們人類和一切衆生，在死後生前，中間所有的一種身體，叫做中有身。這中有身，也和我們現前所有的身體是一樣，具足色受想行識的五陰，所以又叫做中陰身。這實在是由於我們人類和一切衆生，死後神識不滅，所以便感得那樣的一種身體。也和我們在睡眠中，意識沒有完全停止它的活動時，所能感得的夢中之身是一樣。大凡不是一個由極善或極惡業的成熟，即一直把它牽到赴善道或惡道的衆生，在這中間，大概總有這一種中有身。可是我們人類和一切衆生，在一氣不來之後，若不是由極善或極惡業成熟，一直把它牽到善

道或惡道裡去投生受後有的，就要在這中間，暫起中有，由中有而又要趨赴於後有，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業力和

習氣

答覆這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有業力，（業就是行為，行為能發生牽制我們的力量，叫業力。）和另有一種習氣的關係。說業力是說我們人類和一切衆生，當此一生的果報受了時，再來看我們下一生成熟的業力是怎樣？假若是畜生道的業力將成熟，就要一轉變而為畜生。假若是人道的業力將成熟，就要一轉變而為人身。若天堂，地獄，修羅，餓鬼等道的業力將成熟，也是一樣。習氣就是俗說習慣而成自然的意識。是說我們人類和一切衆生，在過去生中總具有各種為天為人的習氣，所以臨到業緣現前的時候，就不期然而然的生起染著染處或顛倒的淫慾之心起來，觸動那如蠶者機關似的父母的生緣，墮入於胎井之中，或成為胎生，或成為卵生，或成為濕生，或成為化生。楞嚴經中說，我們人類是以淫慾心為生死的根本。

業果的

說明

在我們人生的過程中，當不免有善惡兩端的思想言論和行為。大概我們沒有這善惡則罷，若一有了這善惡，則必得有賞善罰惡的果報。猶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由於我們善惡程度有上中下三品可分的關係，所以在如影隨形的賞罰果報方面，遂也有了天人，阿修羅三善道和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不同。不過這是約顯然可分的大階段來說的，要是詳細的分析起來，例如同一人類，又有貧富病健壽夭苦樂等種種的懸殊，那是各有各的不同的別業的。總而言之，不論任何人，甚至每一種

本刊，歡迎直接訂閱！

果報，沒有個不是由於它自己的業力。我們相信，決定不會有一個無因的果報，或者有一個業因對於它的果報能够倖免。我們人類假若能明瞭了這樣的道理和人生的真諦，那當惡果逆境的臨頭，必定能够須受。當下意識中要想爲非作歹的當兒，一定能够制止。怎奈我們世人，昏天黑地，醉生夢死，不肯回頭從這裡來覺悟。

業果的可畏

我們不覺悟人生，就難免於不造惡業。既造惡業，就不能不報。所謂起惑造業，造業受苦。於是受苦更起惑，起惑更造業，造業更受苦，成爲循環不息的惡業苦三道之苦輪。我們人類所造的業因，很是複雜：如彌勒菩薩觀察我們人類的妄心說，我們一個人，在一剎那間，有三十二億百千念，一念成一形，一形便將受一報。照這樣說來，我們從過去生中，輾轉至今，在這中間所有的累負，那裡可以算數譬喻得清？想起來在這生死海中，將來所應受的波折與疲勞，又是如何的使我們可恐怖毛豎，膽落魂驚！豈不真是我們去頭出頭沒了，無出期？

天道也沒有真的福樂可享

爲了要使人能諦信這頭出頭沒了無出期的道理，對於上文文不頓彰的地方，有兩點意義，須得來補充一下：第一點就是恐怕有人以爲照上面所說，假使我們不幸，墮在地獄餓鬼畜生的三惡道中，固然是苦。然而我們專門來作善業，常常生在那人天的善道當中，永享福樂，又要你來用什麼杞人憂天，說有六道輪迴，了無出期的恐懼呢？這要知道，所謂享福樂的天道，也不過是同受苦的惡道來比較而說。並不是說我們生在善道中，就確實有究竟的福樂可以享受。即如富貴人，不過比貧賤人稍微優勝一點，並不是富貴人就沒有痛苦。就如富貴人因防盜賊等，也有他的憂患

痛苦的。就以我們人道來說，不過比較牛馬豬羊等畜生稍微好一點，甚至痛苦相當。現在如盲聾瘡痍，寒暑威脅，生死別離，一切刀兵水火，天災人禍，爲一般世人公認爲痛苦的事，姑且不說。反過來，就是飲食男女，錢財宮室，大凡爲一般世人公認爲福樂的事，刻實地說來，又那裏有什麼真的福樂可以說。因爲這樣的福樂，例如饑食渴飲，無非是爲解除了一時的痛苦，而誤認它爲是一種福樂。其實此後的若飢若渴，就是由於這一次的飽暖而生。因爲有了這飽暖爲反比例的緣故，才有那飢渴感覺的發生。更況在這一次飽暖之後，又不能免除那大小便利的排洩。當排洩的時候，真是穢濁不堪，又那裡有什麼福樂的可說。祇因我們習久不覺罷了！因此人們所公認爲福樂的事，無非是疥癩上的搔癢：唯一時以爲舒適，但不久便變本加厲，做了那發紅發腫的苦因。這樣類推到天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對於此點，應有莫大的懼心，所謂生大怖畏才是！

世人皆有隔陰的迷惑

在我們沒有能真實地瞭解人生的真諦之先，總不免有一種隔陰的迷惑。就以古今所謂富貴的人，有多少不是有福皆享盡，有勢皆用盡的。不但如此，恐怕還要利用它富貴的勢焰，欺人禍世，無所不爲，廣播下百千萬劫最慘痛的惡因。只等到此身一死，即便要萬劫沉淪，累生地去償還！所以佛經中說我們人類，在沒有能真實識知到人生的真諦之先，舉凡所做的一切善業，皆是替第三世所種的苦因，稱它爲「第三生冤」。現在且不論第三世的苦果爲何如，就是對於我們第二世的能不得到人生，尙成問題。根據佛經上說，我們現在所得的人生，皆是由於過去所修的清淨五戒而來。我們現在能持清淨五戒的，在百千萬億個人當中有多少？所以佛說：「人身難得」。

「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又說：「失人身，萬劫難復」。世尊的金口誠言，怎不使得我們悚然生畏！

因果的不滅

第二點就是恐怕有人以爲我們所作的業因，爲什麼能等到百千萬劫以後，不失不壞，而必定要得到它的果報以後，才算了事？要曉得，這業因，就是習氣種子。其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就是因爲它有一個最善的儲藏之倉庫。這庫藏在佛學的術語中，叫它爲阿賴耶識。也就是我們衆生死彼生此去後來先遷流不滅的一種神識。阿賴耶是印度話，華語譯做無沒，義譯爲含藏。意思是說這心識能够含藏一切諸法的習氣種子，而生一切諸法，做一切諸法習氣種子的所藏處。一切諸法，不有它熏習的種子則罷，一有了它熏習的種子，就永遠地爲這種心識所執持。不怕它經歷了多少的劫數，也決不失壞，所以叫它爲無沒。但看它那一種種子因緣具足的時候，就是那一種法現行生起，絲毫也不會混亂。等於我們所種的田，若是稻子因緣具足的時候，就是稻子生起。假若是黃豆因緣具足的時候，就是黃豆生起。必定要使得它有作有受，感到它自己的果報而了事。佛經中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未完)

臺灣唯一佛經流通處

覺世圖書文具社

——臺北市中華路一二四號——

我為什麼要信佛

孫清揚

年輕的時候，我在南京源文女中唸書，那是一所教會學校，我素性愛動，除了上課以外，幾乎整天光陰都和同學們在游泳騎馬打球等等遊戲中度過。當時的心中就根本無所謂宗教，也是人云亦云的認為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迷信而已，與立人結了婚以後還是一樣，打牌看戲或是上館子成了每天必修課程，腦海裏祇是想到當天要怎樣才能玩得盡興或痛快，從來就沒有想到明天，更沒有想到來生後果，不知道除了人世間種種之外，還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當然更談不上理會深奧的佛法，這樣渾渾噩噩的生活直到二十多歲，才漸漸醒悟過來。

記得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裏，那時立人在南昌作戰，我也到了南昌，一天下午，在朦朧睡夢中，恍惚間同了一位朋友在一片田場上散步，像是夕陽西下的辰光，天空是蔚藍色的，襯托着一望無際的油綠色的青秧，使人感到輕鬆和愉快。當我們正在為這自然的美景所陶醉時，突然間一陣燦爛的光華閃過，就在我們前面僅僅一丈多遠的半空中，現出兩位菩薩像，雖然我並不認識這是什麼菩薩，但從這位高達五六丈身穿白衣，左手拿水瓶，右手執拂塵，他那莊嚴的法身和充滿着慈祥的眼光中，我油然而生出無限的敬意，不由自主的在柔軟的青秧上朝着他跪下來。儘管我那位朋友牽着我的衣裳要我走開，可是我並不理會，彷彿我穿的衣裳也變成金銀絲所織成的一般，閃閃的發光。這時，在我的心裏祇有一個想念，我祈禱這位相隔不遠的菩薩，請求他增延我母親的福壽。雖然我是那樣誠懇，那樣心急，但菩薩並不回答我。我俯伏着，我向他禮拜，最後我大聲的哭起來，菩薩仍然是那慈祥的望着地上，而開口答允我的請求，直到他和他身旁的一位小童慢慢消失。我怔住了，感到無比的悲傷和徬徨。

但是，徬徨中，又生出了一線新的希望，我看見半空中，走出了一位慈祥的老婆婆，她慢慢的從我的前面走下來，又從我的身旁走過去。好奇和新的希望心，使我默默的跟着這位老婆婆走，不知不覺的走近了一棟在田園中央的小平房，這也是一處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堂中還有許多和這位年紀服裝相同的老婆婆，她們正在繞成一個圈兒走，都是那樣慈祥的望我一眼，但也都是默不作聲，每人手裏都拿着一串黑色發光的數珠。我意料她們一定是在唸佛，祇好靜靜的站在一旁。正在這時候，剛才我走進來的老婆婆邁過一杯晶瑩的淨水給我，要我喝下去。毫不猶豫地，我把它完全喝下去了。真奇怪，像這樣一小杯水，它就好像洗乾淨了我的肺腑和心臟一般，從嘴一直到內臟，感到令人難以形容的舒暢。這時，她開口說話了：「你是來替你母親求壽嗎？」我想到剛才所祈求的希望可以成功了，連忙回答說：「是的」。她接着說：「求壽並不難，不過我有幾句話，你要記住：你前生有大善根，與佛有緣，可是你現在被紅福迷住了，現在我告訴你，越早修行越好，你要記住我的話」。並且她又重覆的說：「越早修行越好，你要記住我的話」。我驚醒過來，夢中的情景清清楚楚的印在腦子裏，雖然其中有些話我並不大了解，但自此以後，似乎心裏所想的一切和從前漸漸兩樣，同時，一天比一天更喜歡親近佛法了。

過了不久，我到了一個尼姑庵裏，那裏有一位修行很好的老師傅，當我瞻仰聖像時，發現這庵裏所供奉的觀海觀音竟和我夢中所見的菩薩像一般無二，立刻我明白我所做的夢中的菩薩了，那是白衣觀音和善財童子。我又把夢中的事求老師傅解釋，這樣我才懂得那位老婆婆對我說的「紅福」，是在俗所享受的榮華；同時我知道，了那紅福是不永久的，而祇有出家人和在家人從修佛法得來的清福，才能永恆享受。當時茅塞洞開，一股強烈的信心由裏發出，從老師傅那裏，我傳得了準提咒，每天早晨誠心誠意的唸。

第二年（民國二十四年）立人和隊伍調到浙江寧波附近的五夫駐紮，記得我們是住在一大所大公館裏，古老的房子，有幾重大門。一天晚上，我莫明其妙的走到大門外，想去眺望夜景。原先我以為這裏也像上海一般，晚上是燈火耀煌，誰知外面是一片漆黑，一條靜靜流淌的小河，越發顯得陰森可怕，我害怕看這樣的黑暗，我趕快跑進來，但是一會兒，我又像喝醉了酒的人一般，瘋狂的跑到大門外去。一陣習習的涼風，像薄紗一般的從我頭上罩下來，我並不感到怎樣，但是當我回到房中以後，從鏡子裏發現我的嘴歪了，跟着口中又吐出一塊一塊的鮮血來，朋友們都說這是被邪風吹了。我用盡了一切方法去治療，經過土法和中西名醫：用金圈子去勾嘴（這是人家介紹的方法），又用鱈魚血去敷臉，又到甯波華美醫院去用電療，都不能治好這怪病，甚至名醫們連病源都找不出來。朋友們和我都束手無策，眼看臉歪得更厲害了，我感到萬念俱灰，因此萌了自殺的念頭，收斂了足夠致死的安眠藥片，因此我不想再繼續診治，而祇想最後能見到我的母親一面，即刻服毒！過不了幾天，我的母親也由南京趕來了，她是信佛的人，他見我百藥無效，祇好命全家齋戒一天，在院子裏擺下香案，焚香祈禱，用二十一遍大悲咒求了一杯淨水要我吃。此時，我是已經感到一切皆空的了，沒有執着的成見就從從家母的慈命虔誠的跪下，腦子貫注着夢中的菩薩像，將咒水吞了。這是上午吃的咒水，到傍晚時分，嘴就正過來了。如是三天，竟用三杯咒水的功力，不藥而愈，由是乃知佛法的不思議處。

從此以後，日益親近佛法，漸漸乃知佛法之無邊廣大，而信心之日益加深，不由己的自發出來了。

從善惡業果來談人生

培德

在南北朝的時代，南朝有位親王，姓名我忘記了，這位親王，生平篤信佛教，他常到大廟裏去，脫去華美的衣服，換上弊垢的僧裝，替和上行飯行水。這行飯行水的任務，就是為許多和上在飯堂裏添飯添水。在大廟裏這一類的和上，名為行堂，也就是苦行僧。這位親王，他拋棄了自己高貴的地位，來做這樣的下層工作，在他，是認清楚了富貴功名，如浮雲過眼，不算希奇，不如廟裏的僧人，生活雖清苦平淡，却能永久。並且深知道未成佛果先結人緣的原理，所以他能實行苦行，培植善根。但同時有一位大臣，大約是王親吧，看到他這種行為，很不順眼，覺得有損親王的體面，會很誠痛的諷勸過他。他不但生氣，反而很婉轉的對他說：人死靈魂不滅，人死了，這不滅的靈魂，仍可重投娘胎，再世為人。既然為人，必有富貴壽考，貧窮下賤，智愚賢不肖，種種不同的人格與環境；這種種的不同，半由現世之努力，半由過去之栽培，所以我不自以為既富且貴，而忘去了栽培善根，廣結善緣。王親聽了這話，表示很相信，並且回駁他說：人生如春末的楊花，隨風飄舞，有飄墮於茵席之上的，有飄墮於廁溷之中的；如殿下——臣下對親王的稱呼——就是飄墮於茵席之上的，臣就是飄墮於廁溷之中的，這叫有幸有不幸罷了。有什麼靈魂不滅與善惡因果。我說這故事，因他倆的說法，可以代表一般對佛教教義兩種不同的觀念。

佛教在中國，是始終與王親思想相同的一類人相搏鬥，這兩種不同的思想，成佛與不成佛，尚是第二問題，第一足以影響社會之治亂，人心之安危。不信靈魂不滅，以為人死化為烏有，在佛

教說他是斷滅見，堅持斷滅見的人，他必撥無因果，為所欲為。如宋明之理學家，主張生物皆由氣化，人死則氣機散滅，仍歸之於太虛。不過他們為名教所束縛，尚不至汜濫而不可收拾。降至近世紀，唯物論的學說風靡全世界，以為人生的任務，在求現在的生存，求生存則必須競爭，既曰競爭，則不擇手段，人類為爭生存而不擇手段的去競爭，則結果就慘了！所以我從善惡業果來談談人生。

人為六道之一，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前三種稱為三善道，後三種稱為三惡道。這六道包括有生之物已盡，也就是一切生物不出此六道，佛教統稱之為六道衆生。我們一看到這善惡二道的名稱，就可以知到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乃至畜生之所以為畜生，餓鬼之所以為餓鬼，非無因而至。天，人，阿修羅。這三道的衣食住行，比較地獄，餓鬼，畜生，為自由快樂。以地獄衆生，長期受罪。餓鬼衆生，則饑火中燒，難得一食，畜生衆生，則多受刀砧烹割之苦，即不然亦必藏於深山大澤，或海中或地下，不見天日，長處幽暗，且多互相吞啖，弱肉強食。二道之善惡為因，二道之苦樂為果。造善惡之因，感苦樂之果，是佛教之宗旨，亦為顛撲不破之事實，無因果則莫談佛教，信佛教必先信因果。

人居六道之一，其樂不及諸天，其苦亦無畜生餓鬼等之甚，唐朝裴休居士曾這樣的說：「諸天就樂，修羅方嘆，鬼神有愁憂之苦，鳥獸懷刀沾之悲，發菩提心，修諸善法，惟人道為能耳。」我們根據以上兩種的說法，則我們生而為人

，應當慶幸，人為萬物之靈，則修善去惡，是我們理所應為，然則所謂善與惡究有什麼標準呢？這在佛經上關於善惡的界限，與善惡的本體，指示得很清楚。茲分別說明如下。

不殺，不盜，不邪淫，此三屬身所作業，謂之身業。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此四屬口所作業，謂之語業。不貪，不瞋，不癡，此三為意所作業，謂之意業，合之則為十善業。反十善業，則為身所作之殺盜淫，口所作之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內心所起之貪瞋癡之十種惡業，業者用義，因義。由內心對於環境上，先起貪瞋癡之三心，而後發之於身口，則為殺盜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等諸惡業用，即此業用，為將來墮落三惡道之正因，故業字具有用，因的兩重意思。

不殺不盜不邪淫等等十種，尚為消極的善業，應進一步積極的勉行放生，佈施等等身所作業；和合語，柔軟語，真實語，誠諦語等等口所作業；戒，定，智慧等之意所作業。是為身口意三，所造之十種善不善業。由此善惡二業為因，感受未來之苦樂二種果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爽。

復次，由於我們造作善惡二業的時候，有猛勵與懈怠的不同，再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十善感天道，中品十善感人道，下品十善感修羅道；上品十惡感地獄道，中品十惡感餓鬼道，下品十惡感畜生道。以天人阿修羅三，雖同屬善道，而天道的福報享受，則遠勝於人間之享受者，何止千萬億的倍數。地獄餓鬼畜生，雖同屬三惡道，而地獄衆生所受之痛苦，又超過於餓鬼畜生百千萬億的倍數。每道之中的苦樂輕重，又復千差萬別，這裏不再去細說。總之，善惡業因，感受苦樂業果，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維摩經說：無我

佛教與人生 釋律航

世界上只要有人類，就要有宗教，人類中只要有宗教，就要有佛教。這是一個人人所公認的事實，不過照世界各國歷史來看：大都政教合一的時代，其國富強，人民安樂。政教分離的時代，其國貧弱，人民困苦。倘若主政的國王大臣，仇視宗教，其國大亂，終必滅亡。試看唐太宗，明太祖兩朝，政治怎樣修明，佛教在當時怎樣興隆，反觀所謂「三武一宗」的時代，佛教固然遭到空前厄難，那些時候政治渾亂，人民困苦也達到極點了！

大法西來，與政治文化發生了關係，當然與人生的關係更為密切。但是未說明它的關係之前，先要知道甚麼叫做人生呢？中山先生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衆的生命」。這是「人生」二字，最明白的註腳。又要知道佛教是甚麼呢？太虛大師說：「通常佛典內多稱佛法。有人言佛法即哲學，佛法即宗教，有人言佛法非哲學，亦非宗教。只能稱佛法。……教者，即佛現身於世間，所說之法，遺留於後世，教化有情者」。這是「佛教」最恰當的解釋。現在既明白了佛教和人生的意義，就知釋迦牟尼佛，現身於世間，說法四十九年，無非想教人民得到正軌的生活，社會實現互助的生存，國民皆有合理的生計，群衆恢復本有的生命。所謂三藏十二分教，都從如來大覺海中流露出來，絕非萬古而常昭，偏十方而咸宜。祇如非一般科學哲學等通常學說，祇限於某一時間或某一空間的片面道

理了。佛陀教化一般人，起碼先須做一個好人，然後再教以做人，做菩薩，乃至成佛的大道。所謂人天乘，聲聞乘，菩薩乘，和無上佛乘，皆爲教化衆生而施設，言說，與人都有密切關係。太虛大師嘗說：「佛法弘揚本在僧」。那末，佛教徒就應以五戒，十善，三福六度等，最切合人生的佛教，向人民去宣傳。不幸中國佛教，近數百年來，漸漸離開了人民，變爲山林的佛教，或寺院的佛教。僧伽日常接近的，無非樹木石頭，和木彫泥塑的佛菩薩像而已。與人民很少發生關係。無怪乎一般人說佛教是消極的，迷信的，追隨亡魂的，使佛陀教化衆生的人，以至成佛的無上大道，竟蒙如是輕蔑，真是佛教的奇恥大辱啊！

今當民主時代，復興佛教，應以人民爲對象，與君主時代，又大不相同。並要配合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衆的生命，把過去山林的佛教，推行到社會上，寺院的佛教，搬回家庭裡。務使佛教平等化，普及一切特殊階級，佛教大衆化，普及一切特殊階級，人人都瞭解佛教是爲活人設的，不是爲死人設的；是爲生前用的，不是爲死後用的。那末，佛教徒就應該參加教育文化慈善種種事業，先恢復人民的信仰，再推行佛教。果能同等的道理，令人止惡行善。則因佛教徒就應把握這個原則，教人修福，改善人生，報應就在眼前。提倡文化，教育，慈善事業與人民打成一片，則人民薰習佛法，日久美化成俗，不知不覺變爲人間淨土

了。至於復興佛教問題，所謂「佛教體大」，非晚學所能詳。謹就佛教與人生的關係，擬其初步辦法七條以備參考，尙希各方善知識指正爲禱。

復興佛教改善人生初步辦法

- 第一條 普備成立初級佛學院，勸導四衆弟子，實行義務教育，培植弘法及護法的幹部人材。
- 第二條 創辦佛教雜誌，及各報副刊，並編輯佛教分類小叢書，隨時隨地分贈各界人士，使對於佛教與人生的關係，皆有相當認識。
- 第三條 組織佛教中學，小學圖書館，孤兒院，醫院等，務令人人感覺佛教真正慈悲，而生起信仰。
- 第四條 宣講佛法，須利用星期日，及交通便利的場合，務使佛教人員，及學生工人，均得往聽佛法。（現在深山的寺院應附於附近人煙稠密的村鎮設佈道所）
- 第五條 宣講佛法，應首注重三皈，五戒，十善業道，及善生經，玉耶經，務使人人了知忠孝，仁愛，信義，和順的固有道德，以仁及修身，齊家，治生，立業的世法，佛教中無不完全包括，且與儒家互相發明，格外透徹。
- 第六條 修持方面，爲三根普被計，宜普勸念佛，多設星期日念佛會，老少男女，普應勸導。至於佛堂，佛殿及密宗，容易惹人誤會，佛法爲消極或迷信，暫可保留。
- 第七條 組織法師，從事於教典，經絡，經教，寺院等之研究。制定整個佛教改革方案。以備提出佛教總會，審議施行。

無遺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止。又有經上說：非空非海中，亦非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根據上面的理由和事實，我們應知所以爲人之道，所以我們生而爲人，不僅是竭盡智能來謀生存，更不應爲謀生存而不擇手段。須知同樣的是一個人，即同樣的皆有死後不滅的靈魂，靈魂這名詞，是一種通俗稱，在法相宗則稱之爲識，或曰識神，實在就是虛妄識心。此虛妄心的對面，尙有所謂真心，經上或稱他爲眞如或眞性，眞性的本體，是不生不滅，萬劫常存，一切衆生，皆具有此眞心，平等平等，無有高下。我們迷昧了這眞心，生起了虛妄識心，這虛妄識心，在衆生位上，也是常久的存在，有此虛妄心的存在，不但人類知欲求生謀欲樂，即劣等動物，如蚊蟲蠅蟻，亦知道謀生存求欲樂，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知道此心此理在六道衆生中悉皆平等，而去從善惡，又以人道爲能，更有善惡業因，所招感的苦樂不同，上升下降，皆操自於我，所以我們應當自不殺不盜等消極的不爲惡做起，再進一步積極的去放生佈施，做一切利益衆生事業，使能增進未來的地位，和福報，才不孤負我們是一個人，更不孤負我此一生。我最崇拜孔子兩句話，「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有天下不爲也。」這種精神多偉大。梵經上說：「惡事向自，好事與他人」，這又是何等的胸襟。我們打開眼睛來看現在的社會，又是什麼模樣，對與不對，這就憑我們各人的觀念去評判罷。

特此鳴謝

鼓承

社董：張双興、沈榮清、陳火祥、釋本明、李江和、陳金苗、逸莊、秀琴、凌雲寺獅山萬佛庵各助貳拾萬元。
郭正明、郭正順、阿菊共助五拾萬元真妙師助參拾萬元。

人生月刊社謹謝

三十八年六月五日

本社特別啓事

本社，近因物價高漲，印刷工資陡增數倍，經濟殊感艱難，除調整訂價並希各地讀者直接訂閱減少本社贈送負擔，業經署名樂助本社之基金，請速見賜以應眉急爲荷

人生月刊社謹啓

三十八年六月五日

編後記

這一期，本想擴展到十頁，因受物價影響，僅增加了兩個排機，這是編者引爲無上的憾事！

這一期稿子，在質的方面，編者是得到相當滿足。「人生的三大病」，不但指出了人生的病源，並且指出人類世界不寧的根本，堪爲治人治世之指南。「佛教的意義」，是從歷史背景上叙出佛陀偉大仁慈的胸襟及今後發揚佛教的方針。

「關於佛陀生滅紀年之考證」，是純粹歷史性的著作，以佛陀生滅紀年爲歷史上的一偉大懸案，東西洋學者異說紛歧，多至數十種，今作者依大小乘經論南傳藏經及參考東西洋史書，作一周密之考證，使千尋年之懸案，獲一明確之結論，從今吾人對歷史上之佛陀當有一確實不移之認識矣！

「人生真諦」，作者是臺灣佛學院教授圓明法師，在百忙中爲本刊寫了這篇巨作，都萬餘言，將在本刊續載，對人生問題，作了一個系統說明，洵爲人生之真諦，人人應當一讀！

「我爲什麼要信佛」，是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將軍夫人孫清揚居士自述信佛的因緣，爲佛法不可思議

當中一個現實的說法！孫夫人是婦女界前進份子，對佛法本無信仰，但受了佛陀偉大靈感的啓示。使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所蘊藏的善業種子獲得了發芽機緣，從此，孫夫人整個心靈都寄托在偉大的佛陀慈光中，到處施行慈悲喜捨，率衆皈依三寶！爲當今佛教婦女界一熱心護法者！

「從善惡業果來談人生」，是由敘事筆法叙到人生業果深處，由淺至深由事入理，爲人生業果原理之說明，不可多得之佳篇。

「佛教與人生」，從一般政教歷史上叙出佛教所處的背景，於事理貫中說明人生之價值，所製定七條方案，尤見作者對人生之悲心及爲教之真誠！

最近還承各方寄來佳稿甚多，以篇幅有限，祇好容爲刊希，但有附帶聲明者，本刊署名爲人生，旨在闡揚人生真理，以供在家業信佛者之閱讀不談僧家本分事。希望今後各方作者注意，不合本刊宗旨之作，請勿見賜爲荷！

三十八年六月一日北投

佛教要聞

本省新竹縣中縣關光寺所主辦之臺灣佛學院，自去年秋間由本社社長，即圓光寺住持妙果老和尚，聘請南洋弘法之慈航法師回國，籌備開辦以來，莘莘學子，六十餘人，擠擠一堂，頗有象徵著今後佛教須由臺灣爲中心將再返照內地，光芒四射於全世界之可能！加之於今春更得國內名教授圓明守成二法師之輔佐，成績日益卓著！聞該院當局根據原定之計劃，於正式升入研究班前第一屆訓練班之六個月，已擬定於農曆六月初一日舉行畢業典禮，並出特刊以爲紀念云。

人生月刊社

社長	妙果
編者	東初
發行所	人生月刊社 臺北北投法藏寺
印刷所	大成印書館 臺北市太原路一〇七號
經銷處	覺世圖書文具社 臺北市中華路一二四號
訂價	全年：五萬元 半年：二萬五千元 零售：五千元

閱至此，請默念觀世音菩薩十聲，息滅人類災難！共增人生幸福！